

唐师曾 摄影 / 江林 主编
季羨林 姜文 崔健 周国平 孔庆东 崔永元等 撰文

NEW PILGRIMAGE
TO THE WEST

唐师曾

一个人的远行





唐师曾 一个人的远行

唐师曾 摄影/江林 主编/季羨林 姜文 崔健 周国平 孔庆东 崔永元等 撰文

NEW PILGRIMAGE TO THE WEST



王文澜 摄

与时下轰轰烈烈的
集体旅游不同
唐师曾是“一个人的远行”

用内联升布鞋和米其林轮胎
重新丈量
一个早已陷入历史的大脚印
玄奘之路

枪林弹雨的蹒跚鸭步
沧海桑田的憔悴面容
睁开慈悲的中国“笑眼”
展示与世界同步的探索精神

剑拔弩张的边境枪炮不断
一辆车爬过帕米尔的山结
一个人翻越喜马拉雅山口

恺撒神往的浪漫远征
亚历山大企盼的雪线高度

催胯下八缸大吉普
挺掌中佳能相机
以最新式的 Kodak 反转
捕捉雨后枝上的风

一个人的远行

宁死不屈



地水火风

(自序)

2003年，精确制导的“JDAM”正在铲平巴格达，我一个人驾大吉普从北京出发，经西安、乌鲁木齐、库尔勒、阿克苏、喀什、塔什库尔干、巴基斯坦、阿富汗边界……沿KKH一路而下。喀喇昆仑、兴都库什、喜马拉雅三座大山在我脚下交会，温暖浩瀚的印度洋给风挡蒙上一层水翳，世界上最大的欧亚大陆闪到车后，我正穿越全球降雨最多的水火之地。眼前的盘山路时断时续，随时滚落的巨石比我的汽车还大。耶路撒冷的上帝之手依然眷顾我，大吉普从一张地图爬上另一张地图，横穿印度、尼泊尔，由珠峰与希夏邦马峰间的山口开回中国。

住进定日一家名曰“庄园”的鸡毛小店，店主自称是刘文彩的亲戚。此前一年，我去珠峰时曾在此过夜。还住那间小土屋，还吃那种牦牛肉，还睡那张湿漉漉的地铺。钻进冰凉坚硬的棉被，凝着汗碱的枕头粘到我脸上。仰面朝天，四壁是海拔5000多米的泥墙，我在刺鼻的烟草味中拼命喘息，怀疑自己是否会在昏睡中死去。“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的眼，我要这地再埋不了我的身，我要用随身的金箍棒，扫荡西天路上的小妖精。”

我一个人开了三万多公里，一辆车翻过喜马拉雅山，在地形气候最严酷，人口最多，民族、宗教最复杂，政治制度迥异的两个大国间冲开一个缺口。在我之前几十年，没人独自开车走过这

条绝路。

1961年庚子腊八，我出生在什刹海我爷爷创办的佛教图书馆。我爸给我生命的起点，还给我一个名字，“师事于曾，师曾国藩之忠，学曾参之孝”。四十年后，我也给儿子一个生命的起点，还有一个名字“亚述”。

亚述这只小青蛙，一爬到我这只老蛤蟆身上就屎尿撒尿，董大夫说：“这是儿子感到极大安全的本能反应。”小青蛙在老蛤蟆肚子上拉完屎，总要从小鸡鸡里挤出一点点尿，表示屙完了。然后趴在我肚皮上呼呼大睡，呼噜打得比老蛤蟆还响。其实小青蛙原本就是老蛤蟆的小蝌蚪。健康人每次射精喷出5~10亿颗精子，但只有一颗冲破重重黑暗，变成生命。上学、工作、登山、下海、动乱、战争、分房、婚变、生病、失业……小蝌蚪勇往直前，宁死不屈。我们所有人的生命都同样重要，谁都不该没事找死，谁都应该顽强地活着，因为每个人出生前已经是几亿分之一。

中华民族碰到过许多灾难，五千年文明走到现在，我身上奔突着我爸爸的精神，我爷爷、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血，有他们的体态和五官特征，有他们不屈的性格。

在我去印度的第二年，犹太人托马斯·弗里德曼(Thomas L.Friedman)也从中东撒身飞临班加罗尔，以战火

熏红的雷公眼俯视印度，发现《世界是平的》(The World Is Flat)。佛里德曼是我同行，上世纪末任《纽约时报》驻中东记者，亲眼目睹沙龙屠杀贝鲁特平民。他《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》(From Beirut to Jerusalem)，插足巴格达、喀布尔。连绵不断的战火使他想起1492年的哥伦布，由于穆斯林控制中东，基督徒为获取金银、丝绸、香料，“依旨不蹈路上旧径，舍东取西，冀西航至印度”，结果在美洲发现Indians，宣布“地球是圆的”。

佛里德曼提出“世界全球化”有三个阶段：

1492年—1800年是“全球化1.0版”，主要靠政治，即国家以“军事+宗教”整合世界。

1801年—2000年是“全球化2.0版”，主要靠经济，即跨国企业以“资本力量”整合世界。

2001年以后是“全球化3.0版”，主要靠“智慧个人”的勇敢创新推动全球。

身为新华社记者特权在身，政治上属于1.0。我的“传真照片”选景、拍摄、冲洗、剪裁、编辑、审稿、制作、签发、传真……一路按计划提升，高屋建瓴、审时度势。作为经济2.0的畅销书作家，《重返巴格达》、《我在美国当农民》一版一印15万册，《我的诺曼底》一版一印20万册……

《唐师曾：一个人的远行》是崭新的“语像媒体”(Media of Iconography)，尝试独辟蹊径，用大众方式展示《世界是平的》。

为消解我1.0、2.0的双料霸权，除自序外我一个字也不写，单纯靠“3流”照片展示3.0的唐僧取经。感谢本书每一位作者，还有帮我而不愿留名的众多好人：腾安、刘刚、王小娟、袁纯清、方玮峰、蔡武、田聪明、李纯德、杨小泽、正果法师、一诚法师、增勤法师、Ajax Mohammad Khan、Suresh Prasad Pradhan、Shivshankar Menon、Nalin Surie、Ajit Gupte、Pranay Verma、Gourangalal Das。

我把编辑选出的260张反转片分成“四大”，即“地、水、火、风”，这是远祖对宇宙的最初概括，后被婆罗门教、佛教、印度教、耆那教、锡克教……继承发展。

玄奘受“四大”影响荣膺三藏法师。回国后翻译《瑜伽师地论》，与三车、辨机共创慈恩“法相宗”。法相宗也叫唯识宗，主张“四大皆空，万法唯识”。即大千世界变化无穷，唯有自己营造的情感世界才真实可信。

2006年7月23日

唐师曾遥祝亚述五岁生日

地¹ 水⁸⁵ 火¹⁵¹ 风²¹¹
भूमि पानी अग्नि हवा

疯鸭“语像”(编后记) 283

唐师曾简历 284



21 世纪伊始，中东的穆斯林“民兵”（Minuteman）本·拉登草船借箭，用两架“波音 767”把纽约世贸中心夷为平地，颠覆了英国人继承的罗马规矩。拉登的突袭超越了人类已知的战争准则，比山本五十六偷袭珍珠港更离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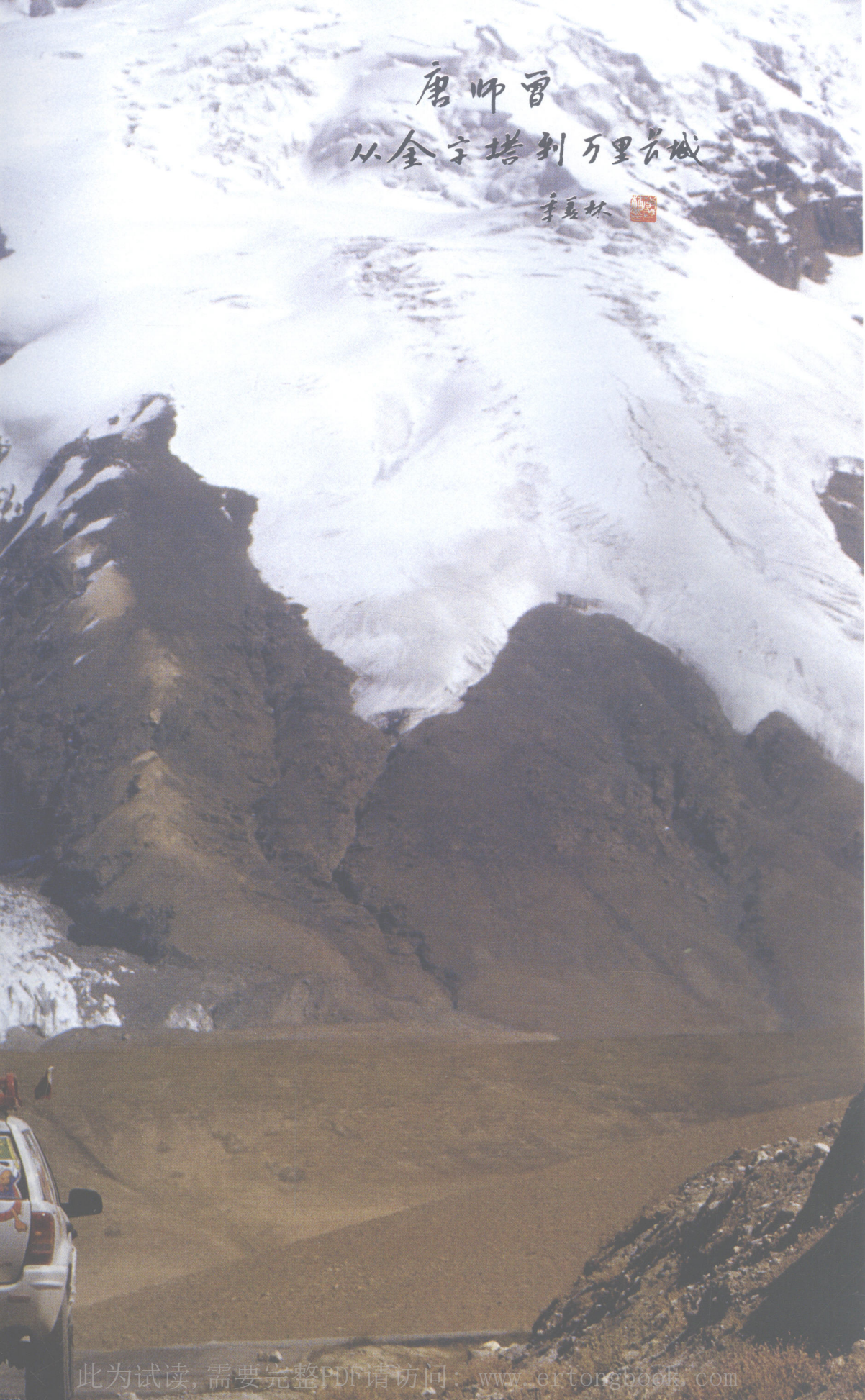
2004 年，前《纽约时报》驻中东记者托马斯·弗里德曼飞抵印度班加罗尔，宣布：新世纪的原动力已经从国家、跨国企业变成了“有原创性的个人”。

此前一年，同样中东起家的“老鸭·唐”从帕米尔越过令亚历山大眩晕的兴都库什高度，大吉普车辙纵横，用 Canon 镜头和 Kodak 胶卷，记录这个“铲平世界”的国家。

男人是人类的种子。

印度文化多元，自古就是繁殖优秀个体的沃土。
男人是土做的。





唐师曾 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

季羡林

慕士塔格山，中国新疆

我们已经进入新世纪、新千年。我们人类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？在芸芸众生中能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多，包括那些仍然热衷于争权夺利的各国领导人在内，他们也都是懵懵懂懂，而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更为稀见。

在一百多年前，恩格斯在《自然辩证法》中已经提出过警告：“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，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，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。”真不愧是马克思的朋友，这观察多么犀利，多么深刻，又是多么正确。

到了现在，自然界的报复日益明显：人口爆炸，疾病丛生，淡水匮乏，资源将尽，大气污染，臭氧出洞，生态失衡，气候变暖。这样的例子，举不胜举，哪一件不是大自然报复的结果？其中任何一件不解决，都能影响人类生存的前途。见到这种情形的人并不多，唐师曾是其中之一。

他的行动不仅仅在于冒险，他胸怀祖国，放眼世界；他想促进人类文化交流，保护地球的环境；他不但看到人类的现在，而且看到人类的未来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唐师曾不但继承了中国的传统，继承了北大的传统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他以自己的行动发扬了这种“冒险”的传统，不仅仅是不怕死，不要钱，而且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水平，达到了一个全新的超前的境界。

季羡林 北京大学教授



韩城，中国陕西

司马迁是渭南人，“迁生龙门，耕牧河山之阳”，因讲真话被判宫刑。《诗经》“关关雎鸠”就发生在华山脚下的合阳。上世纪渭南人民为三门峡水库伤筋动骨，大伤元气，动了“华夏”根基。

“魏长城”虎踞龙盘于黄河三门，比秦始皇还古老，是古长城中最古老的一段。同为黄河儿女，我们要像“老鸭·唐”那样保护环境、孝敬祖先、勇于创新、造福人类。把长城、黄河视为民族血脉，把长城当做文明的根。



喀拉昆仑山，中国新疆

都怪乱石精性子太急，过早暴露目标，没把唐老鸭和他的白龙马挡在山底下。可要凭唐老鸭自己清理这堆乱石头，也真是蚍蜉撼大树，不大容易。眼下唐老鸭身边既不见大徒弟用金箍棒拷问“土地”移山造海，也没有二徒弟舞钉耙开路搭桥。沙和尚、小白龙踪迹全无，指望不上。剩下秃毛老鸭光杆儿一根，清等着小妖精们来吃唐僧肉，面对这堆乱石头运气。

姚旗 北京统一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

西安，中国陕西

问：是否有这样一天，你开始厌烦摄影，并最终扔掉手中的相机？

答：不大可能。因为我现在拍的片子均是一些富有挑战性甚至是很危险的题材，置身于这样的工作环境，我的激情和创造欲望不仅不会消减，反而会得到强化。我确实期待着像罗伯特·卡帕那样，在临死的一瞬间还能最后一次摁下快门。而您说的“那一天”估计也将与我终生无缘。——您说，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幸福、很惬意的事吗？

刘心平

《中国青年》杂志记者



鄯善，中国新疆

“世界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便成为路。”——这是鲁迅发人深省的名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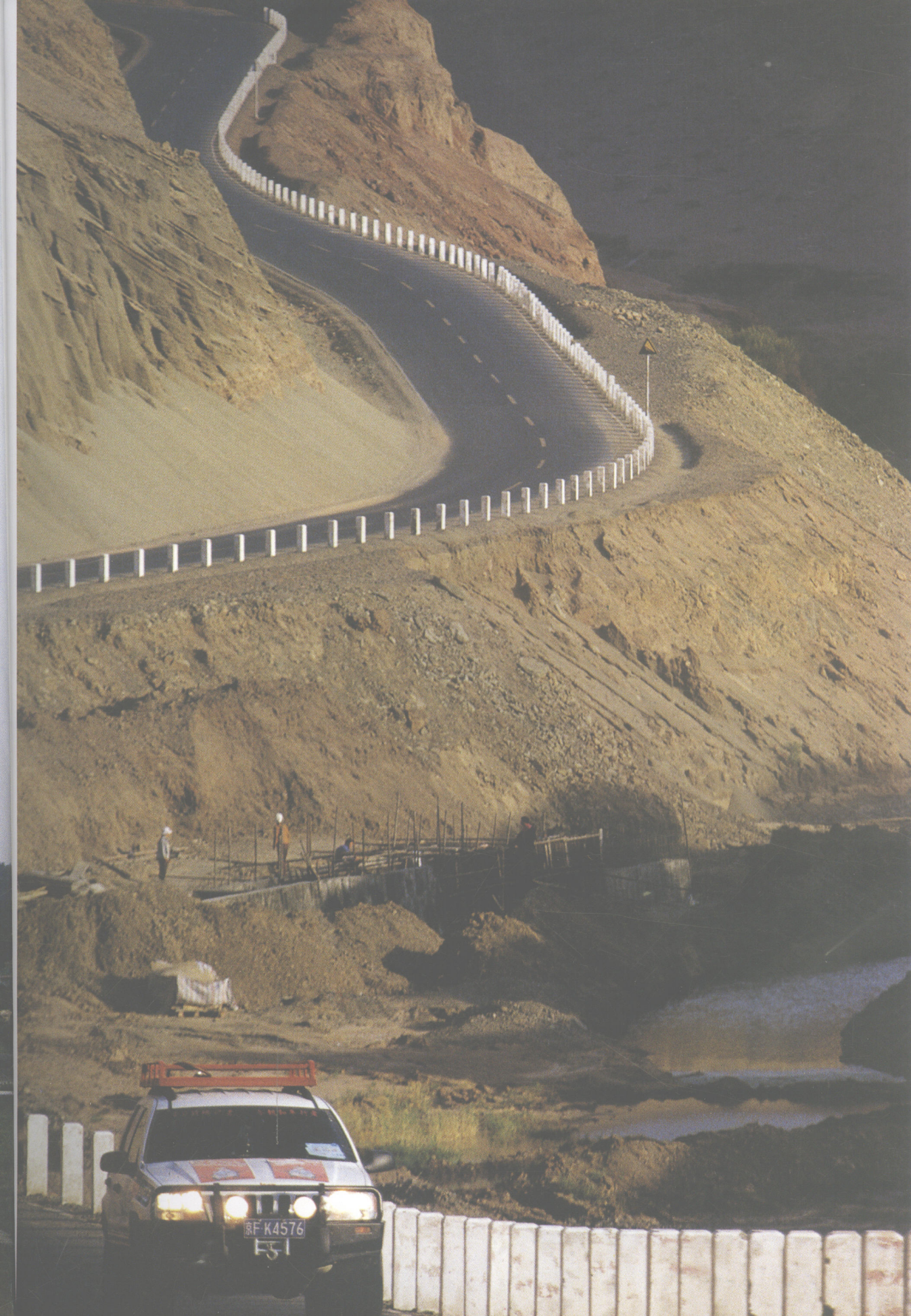
“要致富，先修路”——改革开放以来，全国掀起修路热，村村通公路，县县有高速；全国铁路网，三横又四竖，成为经济发展大动脉。

青藏铁路，直奔雪域，上达天堂。寂静的大西南，每天迎来成千上万贵客，丁财两旺。青藏铁路铺上世界屋脊；搬动千里“银蛇”——边境公路，直通四邻。

它，曲折逶迤，险象环生！

谱写人定胜天的赞歌；它，带去了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，与周边国家增进友好往来，共同富裕，一起走向幸福的明天！

李谷城 博士，
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



张掖，中国甘肃

312国道在张掖附近穿过古长城，就像人在切好的西瓜上咬出的缺口一样。凡是走过这条路的司机，都把这段高速公路穿过的长城称做万里长城“第一豁”。书本上的万里长城，就这样被现代文明一口口吞噬掉了。

林晓 作家，香港

